

朱右白著

中國詩的新途徑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發行部

朱右白著

中國詩的新途徑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中國有中國固有的文學，中國雖然科學缺乏，工藝製造、舟車橋梁、聲光化電、一切都落人後，然而文學未必甘居下乘；而且，就是真不如人，也可因其固有，爬梳剔理，灌溉培養，盡吾人之天職，俟其長成，則不難枝榮葉茂了。

可惜，照現狀看起來，文學比之其他新中國建造，還要來得幼稚：他種建造，雖然還沒有什麼成績可言，可是方鍼既定，門徑具在，比方，我們照着中山先生建國大綱實施的方案，步步做去，逐漸可臻吾國於富強的地位，而文學則猶迷離恍惚於黑暗之深淵裏。

當這新舊文化相互交關時，一派文藝家牢持着過去數百千年的舊風格，一成不變，與新文家之以整個別樣的東西來代替固有的一切，未免同陷於一箇錯誤的心理。因爲，凡稱做一個文化的，必定兼顧到兩方面：

(一) 明因

(二) 明變

先解說「因」。孔子說：

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。

把定固有文化，向前建設去；在這建設之中，無論經過多少變更損益，總不能離開牠的本題，此之謂「因」。

何謂「變」？莊子說：

生乎今之世，反乎古之道，莫必及其身。

三王不沿禮，五帝不沿樂，到一時代，一時代的禮樂政制，必求適應那時的人民生活。這樣的「變」，與上面講的「因」，並不衝突，祇是一個有把握的「變」。

準此理以論前兩派的文藝的思想，則後派失之於不明「因」，而前派可以說不明「變」。

「變」與「因」是常相踳隨着的，牠們一個把住「時間」，一個把定「空間」，相互爲用，而

聖人之道見。

萬一「因」而不「變」，則文字原所以爲代表意識之用，苟局於一定疇範，意識不能得其自由，則文字之用窮。且亦何以執書契之簡，以馭後世人事之繁？

萬一「變」而不「因」，則人類所遙勝於異類的，不過在人們能以先代之知識，傳諸後代，俾可繼長增高，而再傳諸再後代：如是迭相傳授，層層累進，以臻無上之光榮。今於一時代之興，文學即須根本改造，不亦反人類進化之理，而日促其原始化？

從這「時位」、「因變」的穴縫裏，我們找着新文學的途徑來！

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右白書於開北之驚風颶雨中

目次

一 過去詩界的一斑	唐 宋 元 明 清	一
二 現在的詩壇	1. 江西派 2. 白話詩派	四
三 詩詞曲的連鎖		八
四 唐詩復興的理由	1. 直覺主義 2. 通俗主義 3. 民族主義 4. 文學的美妙	一六
五 唐詩的改革		四四
(一) 形式的修正	1. 韻部擴大 2. 協韻變化 3. 句字伸縮	四五

(二) 思想的補充.....七〇

1. 要有哲學心理學的領悟
2. 要知自然科學和動植物的趣味
3. 懂得切要的美術
4. 有歷史地理的研究

六 修詞學的討論.....八五

七 結論.....一〇〇

(一) 新詩標準.....一〇〇

(二) 復興後的兩個派別.....一一四

1. 雄古派
2. 清麗派

(三) 論國樂復興.....一二二

(四) 餘論.....一二九

中國詩的新途徑

一 過去詩界的一斑

中國詩到盛唐的時代，髣髴有人在大江中撒下一顆巨石，崩然一聲，浩波四溢！到現在散漫的浪花，經了久久盛流之後，愈加顯得無力；而在一個新興異派勢力奔流之下，夕陽明滅，依舊帶着正統的尾音來。

說也奇怪，中國詩自盛唐而北宋，而元，而明，而清，顯然成了一個順流而下，一代不如一代的樣子；直到最近幾十年來，西洋文化闖進中國文化的藩籬，一切固有藝術，也將到了一個總結結束的時期。姑讓我把千三百年詩的過程約略說一遍：

自唐代提倡文學，定取士之例，設立了詩的偉大的基礎，一時風起雲湧，勢力浸盛。開元天寶之

際，尤所謂詩的黃金時代；就作品的數量和品質來看，委實可驚可羨！飛揚跋扈、瑰奇不可一世的詩仙李白（七〇一—七六二），和沉鬱蒼涼、睥睨千載的詩史杜甫（七一—七七〇），都產生在同一時代，先後不過十多年，也就奇了。在這兩派之外，又有一個白雲無際、朝川高臥的王維（六九—七五九），遙相輝映這盛唐的局面，做了中國千多年的詩宗。雖然盛衰興替，各有不同，然而同樣是不可躋攀的。同時的大作家，還不知有多少；隨後就有韋應物、柳宗元（七七—八一六），韓愈（七六八—八二四），白居易（七七—八四〇），李賀（七九〇—八一六）這班人；再後又有李商隱（八一—八五八），溫庭筠、杜牧（八〇三—八五二）一班人，論他們氣力的雄偉，音調的醇美，自然比不上盛唐諸公，但憑個人精力所萃，也有突過前人的地方，這是不可埋沒的。

宋代追蹤盛唐，歐（陽修：一〇〇七—一〇七三）、蘇（軾：一〇三六—一一〇一）數公，鼓吹風雅，古體亦駸駸入李、杜之選。同時作風蔚盛，有受知廬陵的梅聖俞（一〇〇二—一〇六〇），蘇舜欽（一〇〇八—一〇四八），石曼卿，有出入蘇門的四君子（秦觀：一〇四九—一一〇〇；黃庭堅：一〇四五—一一〇五；晁補之：一〇五三—一一一〇；張耒：一〇五二—一一一二），有瓣香南豐（曾

輩：一〇一九——一〇八三）的陳師道（一〇八三——一〇一）；作品亦都溫雅可觀。方正學（孝儒：一三五七——一四〇二）說：「盛時詩律亦無儔」（遜志齋集談詩）大概指這個時期。可惜此後的詩風，已漸染羶穢，唐音式微了！

南渡以後，陳與義（一〇九〇——一一三九）陸游（一一二五——一二一〇）繼起，氣勢似乎一振，然已做了宋詩的殘局了。

金元之際，中原板蕩，詩風突形衰弱。元好問（一一九〇——一二五七）崛起西北，大聲鏗鏘，氣韻幾與老杜相並，五古尤擅場，斯可謂一時之傑！然曲高和寡，竟不能似前宋之盛。

明詩號為復古，作家亦不少；大抵格律、聲韻，都能酷近唐人，但少新意，自出機杼，未免弱點。

清代學術之盛，較前皆有進步（理學除外），特別是音韻學及天算學方面，尤為最大的創獲。然而文學便不如了！桐城派的古文，縱然不及北宋，然亦不下於元明，唯詩則迥非他觀：作家之衆，或且視前為盛，但就質的一面說，或少數意能翻新，格律一落千丈，音調卑靡，尤在明詩下：是其學術方面的太多麼？抑一時風氣使然？我們且不說。

二 現在的詩壇

論到目前的詩界，就有兩個勢力或方向，橫着在我們的面前。他們恆居於絕端相反、永遠不可調和的地位：一個是注重師法、壁壘深固的江西詩派（註一）一個是專言解放、不講求作法的白話詩派。前派的勢力，雖未足與後派等量齊觀，然在舊詩界維持了領袖的地位，垂五十年；陳三立、鄭孝胥、陳衍三家（註二）皆所謂江西派的詩人，他們門生故舊遍天下，天下之士，大有不歸于楊，則歸于墨之概，所以我把這兩派相提並論，初不僅爲的行文的便利。

本來中國的不調和太多了：新文化、舊禮教、是倫理的不調和；陰、陽曆，是習俗的不調和；聯邦、共和，是政治的不調和；民治、獨裁，是主義的不調和；親日親美，是外交的不調和；不調和隨處皆是，而尤以文學的不調和，爲最明顯而饒興味：新、舊，一不調和；有規定形式、與無規定形式，二不調和；束縛與解放，三不調和；以東方文化爲本位，與以世界文化爲本位，四不調和；滿口道德仁義，與提倡自由戀

愛，五不調和字斟句酌，極於修鍊，與的麼呢呀，信口開河，六不調和。有了這些不調和，把中國的詩壇，弄得奇形怪狀，五花八門，七顛八倒的樣子！有志的青年，在這種時代，縱然要想創作，也應有南轅北轍，誰去誰從之感！

本來一國的文字，到某一時代必有某一時代的特色，這是毫無疑問的——文學隨了時代之輪轉的話。但是我有疑的：宋詩承唐人之後，失去原形的一部份，沒有改進了什麼；元詩承唐宋之後，又失去原形的一部，也沒有改進什麼！明詩清詩亦然。像這樣十代八代之後，文藝將成什麼境地，無怪白話派要高舉叛旗，一腳踢翻了！江西派只知墨守古法，並且還是古法中一個極狹小的部份，衣鉢相承，殆將千載。他們所資爲號召的一祖三宗（見方虛谷瀛奎律髓），即杜少陵與黃山谷、陳后山、陳簡齋三家，不要說浣花氣韻，他們萬勿能幾；就拿三宗來說：山谷的奇峭，誦法杜陵後起的諸公，有幾個能辦到呢？簡齋的雄麗，並轡東坡，現在又有幾人能辦到呢？他們多數沉緬而不忍去的，只一個空硬生湊（註三）的陳后山，而且還少十分學到家的！江西派的內容如是，能維持牠的勢力到久遠麼？這是我的一個大大的疑問。

現在的白話詩，溯源於和「五四運動」同時而起的「文學革命」。牠的形式，是多半取自歐學東漸以後，所譯外國文的自然語調，反映而成的。思想也都西洋化了。且亦有種種派別的不同。牠的好處，在自由抒寫，不受一切束縛；壞處在不成詩，且離開中國原有的詩境界太遠了。

文字應隨時代變更，這是不錯的，我上面已特別提出來。但是每一時代文學之興，必定緊緊銜接前一時代，而另成這一時代的中心點；後一時代，再依據這一時代，而再造成另一時代的中心點。這般層層相因，文學就有進步了。社會也是這樣。可惜現在的白話文和詩，不是這樣的；牠是以另一個來替換這一個的。在這兩個之中，深深的畫着一道鴻溝，永遠接不起頭來。因為這種文學，對中國文學本身的許多優美性，（註四）但有打倒而無接受之可能。他們縱或亦有所謂「雄渾」、「綺麗」、「典雅」……然而這些，在他們詩裏所表示的意象，是不是正和在我們詩裏所表見者一樣？尙是疑問。那末，他們縱好，是另一個的。他們於數千年列祖相承、東方優美性的文學風調，固仍沒有得着什麼。

（註一）江西南派，是中國文學史上，一個以地理名其詩派底名詞。這個名詞，發源於呂本中。他作有一江四詩社宗派圖。

表明陳師道、潘大臨、謝逸、洪芻、饒節、僧祖可、徐俯、洪朋、林敏修、洪炎、汪莘、李錡、韓駒、李彭、晁冲之、江端本、楊符、謝逸、夏槐、林敏功、潘大觀、何觀、王直方、僧善權、高荷等廿五人，而以己名爲殿，其源皆出黃庭堅。作風奇崛婉麗，向工力重琢磨，語句喜創新。

（註二）陳三立，字伯嚴，江西義寧人。

鄭孝胥，字蘇齋，閩人。

陳衍，字石遺，閩人。

（註三）李調元詩話云：后山詩余素不喜，以其空硬生澹，如貧人捉鹽見肘，寒酸氣太重也。然黃山谷七言古詩行，如歌馬歌阮，雄深渾厚，自不可沒，與大蘇並稱，殆以是乎？后山則味如嚼蠟，讀之令人氣短，如「且然聊爾耳，得也自知之」二句，係集中五律起筆。（右案：二句實山谷答和德孺「之」字韻詩中句，陳以爲后山句，誤也。）竟成何語？直謂之不解詩，可也。

（註四）如司空圖詩品所詳舉的二十四種風格：雄渾、冲淡、纖濃、沈著、高古、典雅、洗練、勁健、綺麗、自然、含蓄、豪放、精神、縝密、疏野、清奇、委曲、實境、悲慨、形容、超詣、飄逸、曠遠、流麗。

三 詩詞曲的連鎖

現在讓我假詩、詞、曲三種的沿革，來證明時代連環的原理：

唐詩號爲復古，風騷漢魏，門庭大張；然而牠對五代和初唐的文學有什麼影響？杜甫口口聲聲讚美庾（信）、鮑（照）（註一），又說：「頗學陰（鏗）何（遜）苦用心」；李白一生描摹陰鏗（註二），尤心折謝玄暉（註三）（四六四—四九三）；至於初唐四傑（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）輕薄鄙嗤（註四），然而律詩的雛形，卻早已完成在這時候。這都是文學史上顛撲不破的證據。

要知詩、詞的遞遞之跡，須明詞調與詩調的關係：

（1）同於七絕之形式者：如李白清平調，王維陽關曲，白居易楊枝竹枝，浪淘沙等。

（2）同於五絕者：如生查子是。

（3）截取五七言詩句者：如菩薩蠻是。

(4) 由七絕稍加變化者：如張志和的漁歌子，第三句作六字折腰句，顯爲七絕的變形；至東坡之浣溪紗，山谷之鷓鴣天，則卽由此增句而成。

(5) 由七律變化者：如瑞鷓鴣是。

(6) 略似於七古體者：如玉樓春等是。

其他許多創調，如溫飛卿的歸國遙定西番、兩歌子、河瀆神、遐方怨、訴衷情、思帝鄉、蕃女怨、荷葉杯等，亦皆就詩體變化而成。而詞有酷似於詩者，柳永的：

霜風淒緊，

關河零落，

斜照當樓，

在昔艷爲盛唐佳句。兩宋大作家，大都詩詞兼擅，少游詞筆最麗，遺山譏其詩類女郎，（註五）然「風定小軒無落葉，青蟲相對吐秋絲」，未嘗不擅風人之旨。其他以詩筆填詞的人儘多，最著者，如東坡、稼軒（辛棄疾一一四〇——一二〇七）、龍洲（劉過一一五四——一二〇六）等。李易安說：諸

公（指歐蘇輩）之詞，簡直是句讀不贅之詩。（註六）這話真對。現在舉幾種例子：

缺月挂疎桐，漏定人初靜。時有幽人獨往來，縹緲孤鴻影。（東坡詞）

自斷此生休問天，白頭波上泛膠船。（山谷詞定風波）

渡江天馬南來，幾人真是經綸手？長安父老，新亭風景，可憐依舊！（稼軒詞水龍吟壽韓南澗

尚書）

更能幾字盡慇懃？江天日莫，何時重與細論文。（稼軒詞上西平送杜叔高）

舊江山渾是新愁；欲買桂花同載酒，終不似、少年遊。（龍洲詞唐多令安遠樓小集贈歌姬）

北派的蒼涼，固然於詩境爲近；即南派的綺麗，也髣髴這樣。（註七）

雕闌玉砌應猶在？只是朱顏改；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！（南唐二主詞）

走來窗下笑相扶，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。（六一詞）

滿眼游絲兼落絮，紅杏開時，一霎清明雨。（晏殊珠玉詞蝶戀花）

多情自古傷離別，更那堪、零落清秋節？今宵酒醒何處，楊柳岸、曉風殘月。（柳永詞）